

# 消费社会与亚文化 风格的互文谱系

## ——基于“软妹”服饰文化的研究

□ 吴 斯

**摘 要：**对亚文化研究伯明翰范式的批判使得后亚文化研究在当下十分盛行。本研究选取了消费主义潮流中的一种少女服饰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以讨论伯明翰范式和后亚文化学者各自意义上的“风格”在具体少女亚文化场景中的解释效力。研究发现，追求可爱形象的少女群体有着较强的后亚文化特征，她们通过征用多个亚文化群体的原有风格来彰显自身的独特品味和生活态度。但看似自主选择背后，却受到阶级和代际因素的制约。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亚文化谱系的概念，以解释被以往研究所忽视的亚文化之间的互文关系，并认为能够解释亚文化与更大规模社会文化进程之间关联的伯明翰范式在当下仍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亚文化；风格；伯明翰范式；后亚文化；消费主义

###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自伯明翰学派开启亚文化研究的重要转向，“风格”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核心。不仅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大量文章围绕风格进行亚文化解读，后世的研究者也基本继承了这一研究传统，将风格视为一种传递重要意义差异和建构认同的表征，通过探寻风格来理解亚文化的动态形成过程和意义追求。然而，风格却暗含着本质主义的意味——通过风格区分亚文化群体意味着研究者先在地假设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亚文化群体间的符号差异。换言之，风格象征着一种界限，它将不同文化群区隔开来，而这种区隔在消费主义不断发展的今天看来是极为可疑的。在消费愈发呈现多元的当今社会，亚文化群体通过消费建构的风格能否继续稳定存在，需要再次检验。

事实上，对风格的质疑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已经开始。不少学者在研究本国亚文化时，发现伯明翰范式有着诸多局限。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青年文化并不总是能与其阶级背景直接关联<sup>[1]</sup>，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开始逐渐被视为个人选择的结果，而个人选择与其所处的消费社会背景密切相关<sup>[2]</sup>。风格由于与身份认同关系紧密，此时被赋予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的意义；学者也逐渐意识到伯明翰学派传统范式中那种界限分明的风格在实践中很难找到对应物，亚文化内部的异质性让风格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意义上都开始分化。

当下研究关于亚文化风格的讨论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在亚文化群体中，风格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意义，对风格的追溯并不能很好地完成亚文化研究的理论愿望。例如罗伯特<sup>[3]</sup>在关于澳大利亚青年社交媒体亚文化的研究中就发现，调查对象很容易就能

列举出诸如哥特、朋克等亚文化名称，但当让他们详细描述这些亚文化的风格时，他们只能描述出一些众人皆知的表面特征。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对象并不能准确将他人或自己归类于某一种亚文化风格，于是研究者用“位于其间”（position in-between）这一概念来概括此种现象。这表明风格在多数情况下很可能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由此而来的问题即是：风格将不能代表实质性的亚文化群体。

关于风格的另一种表述则认为，风格仍然可以代表一类亚文化群体，但当下的风格是分化的风格，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这同伯明翰风格的风格相比，在内涵上已出现了根本性转变。例如斯威特曼<sup>[4]</sup>关于文身的研究显示，文身和穿刺更像是一种自我创造行为，几乎没有研究对象会将该行为和群体联系起来，研究对象更愿意强调个性与文身的关联。于是，个性风格成为该群体的集体特征，群体团结感则在该过程中很难生成。值得注意的是斯威特曼在此基础上对游客（tourists）和旅客（travellers）两种类型亚文化群体的划分：游客和旅客都穿梭于亚文化中，但游客在此接受、承认并公开赞扬这种肤浅的后现代环境，而旅客则依靠一种更深入的参与去探寻真实性<sup>[5]</sup>。该分类意味着，风格或许能够在旅客中继续存在，而游客则可能已被后现代式的狂欢淹没。这实际上是对伯明翰风格改良，风格仍然能够用于对旅客的解释，只不过游客式狂欢现象呼唤新的理论范式出现。

波尔希默斯<sup>[6]</sup>将当下亚文化群体的风格选择视为在风格超市（supermarket of style）中的挑选，身份认同与风格已经完全分离；马格莱顿<sup>[7]</sup>则强调风格在理论上需要渐进变化，因为从根本上说即便人们可以随意挑选风格，风格仍与个人的自我表达相关。不难看出，对风格的争论实际上是学者对亚文化理论未来走向的讨论，经历了战后英国结构主义范式洗礼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走向了与之相对的后结构主义，又在世纪交界之时出现了回归伯明翰的趋势。

但无论当下亚文化理论家持有何种观点，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的系统，“消费者们消费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所包含的意义和所代表的符号”<sup>[8]</sup>——都已根植在他们的研究中。这种根植与其说是理论的继承，不如说是时代使然。正如马弗索利<sup>[9]</sup>所言，消费社会见证了风格文化（style culture）的形成，当今社会的风格开始围绕品牌和角色展开。

对中国大陆的青少年文化研究显示，中国青少年的越轨与抵抗同西方国家有着很大不同。中国学生一般借由品牌的使用来表达自己的特立独行，而不是试图让自己变得看上去很奇怪甚至难以被社会接受<sup>[10]</sup>。但是，近年流行起来的一种少女服饰文化似乎在挑战这一结论，风格各异、种类繁多的服装不仅让这群少女显得和周围人大不相同，也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难以接受。在外人看来繁杂无序的风格下，少女们如何形成与他者的区隔、如何形成自身的文化、如何认知自我，都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

由此，本文试图在中国当今的社会文化场域内探寻这样一个问题：传统意义上具有排他性的亚文化风格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与之相关的两个具体问题包括：伯明翰范式和后亚文化学者各自意义上的风格，在具体的少女服饰文化场景中解释效力如何？隐藏在风格之下的少女服饰亚文化群体在社会结构和个体能动性之间处于何种位置？

##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概述

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关注最初源于对动漫迷、cosplay、同人等亚文化群体的民族志调查，在调查中亚文化群体互相交叠的状态让研究者逐渐接触到这一少女群体。不少销售该类服饰的商家都将这群少女称为“软妹”。“软妹”是用来形容“目光依依，嗓音柔柔，腰身软软，萌衣社特殊打扮，而性格温柔体贴”一类年轻女性的网络用语。但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这一群体中“也有很多不那么软的妹子”——不少少女在性格和身形上并不符合软妹的定义。不过，这并不妨碍她们在形象上成为软妹。这意味着，她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软妹，而是追求软妹服饰风格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自身亚文化的少女群体。

具体研究方面，研究者自2014年6月起，在百度贴吧（软妹吧、襦裙吧、JK制服吧、洛丽塔吧）、新浪微博围绕该群体进行了参与观察，同时研究者也加入了5个相关QQ群，这些QQ群部分由少女们自己创建，部分则由淘宝卖家建立（由于服饰的特殊性，该服饰的消费主要通过淘宝实现）。淘宝卖家建立的QQ入群条件多为填写阿里旺旺账号，其中一些群要求在其店铺内有消费或消费达到一定数额（一般在200元以下），另一些群则无消费要求。总体来看，除了该群体成员（非淘宝卖家）自己建立的QQ群外，无论是贴吧、微博或是QQ群，都呈现公开或半公开的状态，

这同传统亚文化研究中群体的排外性十分不同。

与此同时，在参与观察中，研究还对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主要通过QQ聊天工具实现。个案情况可参见下表（遵从研究伦理，本文中出现的个案、QQ群和淘宝店铺都已进行化名处理）：

表1：访谈对象概况

个案	年龄	职业	其他
露娜	26	企业职工	Cosplay爱好者。
小雨	16	高一学生	通过朋友认识了厂家，能够买到出厂价服装，在淘宝做代购。
木子	20	大一学生	身材小巧，经常被认作是初中生。
妮妮	14	初二学生	网购使用父亲的银行卡，但时常超支，通过在网络上兼职赚钱。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写作该文时我们已经对研究对象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我们仍将依照研究者进入田野、思考问题的过程来对该少女群体的文化进行呈现。这是因为对于以研究者自身作为调查工具的质化研究而言，展示研究者思考过程本身也是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研究发现与分析

#### 1. 从洋装到汉服：表征与自我辨识

对亚文化群体的表征进行捕捉和解读，是确定亚文化风格的重要过程，而风格的断裂处则是确认不同亚文化风格的有效切入点。我们对该少女文化的进入即是从其cosplay文化表征的交叠处开始的。

每一次的漫展上总能看到身着有大量荷叶褶和蕾丝装饰服装的少女，这种既华丽又复古的服装让人感觉这些少女像是从中世纪欧洲走出来的人偶。由于是在漫展这样的场合，所以多数人会将之当作对某些动漫人物模仿的cosplay，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露娜和木子告诉我们：

“（洛丽塔）不是cos，cos要有原型。原创（cos）也不算。就是买来穿。”

“好多人都以为洛丽塔是萝莉穿的，根本不是。建议你去看《下妻物语》，看了你就明白了。（我）不穿是因为不喜欢被人指指戳戳，穿这个压力很大。收藏（洛丽塔服装相关的店铺）就是纯欣赏吧，你不觉得真的很漂亮吗？如果要买可能会买一些看上去比较

日常的吧。”

露娜和木子所描述的身着洛丽塔风格服饰的少女正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洛丽塔风格也是软妹风格中的重要一支。这些身着洛丽塔风格服装的少女与cosplay扮演者有着本质不同，cos以模仿为核心，而洛丽塔服装则是少女们自我选择的结果。但这些少女与真正的洛丽塔文化群体亦不相同，洛丽塔文化群体通常将穿着洛丽塔洋服当作一种生活态度，与年龄、身材等外部因素都无关，更不在乎外界对其行为的评论（正如《下妻物语》主人公对外界指责的无视）；而在单纯追求软妹服装风格的少女群体中，多数人同木子一样，认为在日常生活中穿着如此华丽的服装需要承受很大压力，于是穿着洛丽塔服装就成为了一种“权宜之计”——洛丽塔风格变成了在特定场合穿着的华服。

这种权宜之计也体现在其他软妹风格服装的穿着中，木子购买襦裙（汉服的一种）又将之转卖的经历从反面证明了软妹式权宜之计的存在：

“我就买过一次（襦裙），后来转掉了（卖掉了）。虽然很好看，但是太夸张了。我买的是两件式的，很麻烦，刚开始带子也不会系。现在很多一件式的比较方便，胸小的妹子也不用担心裙子会掉。和他们（汉服爱好者）完全不一样，他们一直就专注汉服，而且很重视礼仪什么的。（我们）单纯觉得好看吧。但是穿不出去，以后再也不会买了。要买买日常的。”

木子将自己和汉服爱好者明确地区分开来，不仅因为两种亚文化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围绕汉服的专业知识掌握程度以及专业知识是否能够作为文化资本生产权力——而且两者对待汉服的态度更像是斯威特曼狂欢式的游客和寻求一定程度真实的旅客的再现。在这个意义上伯明翰范式对风格的理解——风格的生成是物品的重组和再语境化——在汉服的使用中得到再次验证。

不难看到，“自我挑选”与“穿着场合”是追求软妹服装风格的少女们最为关心的两个要素。无论是洛丽塔洋装还是汉服，亦或是我们未能描述到的其他软妹风格服装，对该少女群体来说都包含着相似的因素：这些独特的服装作为一种异于日常的符号，在不同的领域中被挑选、征用；在不同场合的穿着则给予了这类服装以仪式的内涵，而仪式的中心则指向了少女们的独特品味。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品味呢？小雨对该群体的一段描述为我们解开了谜团：

“（软妹的共同点）就是可爱啊。就像大家虽然把



衣服分成甜美风和叛逆风，但是叛逆风除了用的很多黑色，和甜美也没什么区别，反正我是看不出来。不良少女服也一样，反正看着就很萌。总能找到萌点。”

异质服装风格中的同质可爱元素将少女们连接起来，也形成了所谓的“软妹文化”。从观察来看，除了小雨所说的以小巧精致为特征的甜美风格，复古以及怪诞的风格也都是少女们所谓“可爱”的题中之义。然而，生活在不同地域和家庭环境中的少女们，在尝试各自的“自我挑选”之时，为何会不约而同地亲睐“可爱”风格，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少女们的当下实践来看，网络在“可爱”风格的聚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少女们借由网络不断相互交换着自己喜爱服饰的信息，并在嵌入于日常生活的聊天中将同类信息内化，增加自身选择范围的同时也强化着自己的审美。并且从访谈来看，多数少女进入这个群体的最初动因即是来自朋友圈中少女们的晒图或是消费网站推送的广告。可以说，少女们用于彰显自我的可爱服饰风格，正是借由网络才能最终发展为一种拥有一定共识和凝聚力的亚文化。

不过，作为一种横向维度，网络所不能说明的是为何可爱风格最初会对少女们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而这就涉及到长久以来争论不止的一个更为广泛的话题“女孩为何会成为女孩”。限于篇幅，这里并不会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但一个较为明确的共识是，可爱一直被认为是十分女性的内容，与家庭教育、社会示范对女孩的从小培育有着很大关联。在这个意义上，看似自主选择、追求个性的少女们，在最初可能已被社会结构所限制。相比起少女们在表面风格建构上体现出的能动性，风格背后的结构更加需要我们去探寻。

## 2. 母亲与银行卡：结构还是能动？

“结构还是能动”是隐藏在风格背后的重要问题，也是研究亚文化与社会之间关联必然要考察的因素。具体情境中的个体必然是在历史、社会结构和个人能动性之间寻求平衡，所以需要我们探寻的真正问题其实应该表述为，结构与能动分别体现在该少女文化哪些层面，在什么情境下发生作用。

在研究者参与的几个QQ群和贴吧中，时常能够看到少女们这样的抱怨：

“我好伤心妹砸们，我今天去上班，然后他们说我要穿的衣服以后不要再穿了，好心酸。我穿了一个很正常的高腰裙，上边一个花的没有，为什么总是不能被人接受。”

“我室友也不能接受，不过她们并不会不准我穿，

我室友都习惯了，有时候她们也会想试试看。”

“我一开始穿她们说我是非主流日系，后来整个医院也习惯了，看到衣服就知道是我的…”

无论是被禁止穿着该种风格的服装，还是被勉强接受，我们都能察觉到这其中结构的存在。通过给少女们的服装贴上非主流、非正常的标签，少女们的行为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了主流审美之外，成为与中产阶级服饰文化不同的、需要被纠正的越轨行为。但与此同时，少女们恰恰通过该类服饰的穿着表现出对越轨的预期：

“毕竟这是挺小众的一种服饰，站在他们的角度不理解也是正常的，喜欢jk制服，就要忍受一些异样的眼光，只要还有人觉得这样穿好看或者自己觉得好看就行了。别人说我都没什么感觉了，因为也有人说过很好看。”于是，借由对结构的策略性利用——可预期的越轨所带来的品味差异感——少女们展示了自己的能动性。

不过，这种能动很快就在消费主义的结构中被彻底消解。有记账习惯的小雨向我们展示了她最近需要补款的物品清单，购买内容包括水手服、百褶裙以及多个手包，合计近千元，而小雨说自己每月开支大致都如此。家庭并不会为小雨的这些支出买单，于是为了缓解经济上的压力，小雨通过朋友联系到了制作这些衣服的厂家，能够直接从厂家拿货，并以代购、团购等方式增加收入、减少支出。但即使如此，小雨仍然感到受制于经济，很多喜欢的衣服只能放弃。

并不是该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能同小雨一样联系到厂家，并在上学的同时经营自己的淘宝店铺，相对而言妮妮减轻自己经济负担的方式尽管不是被所有人采用，但更加常见：

“(在QQ群中发广告)发个广告有人加就有3块，不然没钱买衣服。我之前遇到一个，最低要交120，一个月后还给我，不过我还是没有做，因为用的是我爸的卡。(在网上)很多东西可以做，刷好评，做客服，做指导，好多好多。”

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经济来源是少女们反抗经济制约的直接方式，然而即便如此，无限的消费欲望和有限的经济能力决定了这种反抗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考虑到多数少女并没有时间或精力在网络中兼职。于是，转让的信息广泛出现——“求转(哭)手中没有闲钱买了……”、“出定金价格你说，实在无力补款，买太多衣服了”——成为该少女亚文化的又一个特点。



消费主义在此时其实也已将家庭的因素囊括在内，一条转让广告这样写道：“转一件襦裙，真的超级美丽。我妈说穿不出去，不让我留着。求好心人收留。”“母亲”此时已成为结构控制的中介，在少女们和社会之间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只有经由“母亲”审核的衣服才能真正出现在少女的生活圈中，“母亲”对审美、对经济的控制都传递着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借由“母亲”，阶级因素也渗透到该少女文化中：富裕家庭出生的少女有更大的自由选择原版、正品，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和颜色，并能比较轻易地抵制盗版；而普通家庭出生的少女在追求原版、正品时则需要付出更多代价。于是关于是否能够容忍购买盗版服装的争论，便成为自软妹文化出现就争执不休的存在。一个关于JK制服的讨论贴中，出现了很能代表这一群体内部分化的两种观点：

“其实对于那些穿国产啊山寨啊什么的我觉得人家穿啥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何必纠结正品不正品。多数人都把正品说的逼格多高一样，说实话，我个人挺受不了这种，装逼如风常伴吾身啊。还有我也经常听到那种排挤穿国产山寨的，发现某个妹子穿了山寨啊或者不正版的jk制服啊就挂出来圈人鄙视什么，我反正是理解不了，杀父之仇不过如此。”

“…对于山（指山寨）的态度我觉得我比较明确。不买山不买山打死不买山。但国产不等于山。国产原创和手作我也买，但不会买山。上面有妹子提到买正（指正品服装）的就有脸？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有脸。为什么买正的还没脸？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壕，那买手作原创不也一样吗？我不是什么反山小斗士，只是在阐述我的个人消费观念。”

尽管很多人并不愿承认，但受到阶级/阶层因素的影响，这个看似自由平等的少女服饰文化群体，实际已经被置于更大社会的不平等之中。每一次关于如何看待购买盗版、国产服装的争论，都体现着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而争论的焦点也早已不是哪种观点更合理，而是是否应该确立一个统一的优劣标准来衡量每一个参与者，以及如果需要这样的标准，标准应该由谁确立的问题。

回到开始时的问题，不难看到，尽管少女们在每一次的挑选中都展现着自己的能动性，但在购买和穿着的环节，却处处受到结构的制约。“母亲”是结构发挥其功能时的重要中介，虽然少女也可以通过兼职等方式寻求变通，但其作用在社会整体的结构功能面

前显得微乎其微。特别是媒体、趣缘群体对消费对象、消费欲望的持续培育，使得少女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身处消费社会看似自由的不平等之中。

#### 四、研究结果讨论

##### 1. 耦合的风格：亚文化发展的互文谱系

后亚文化理论家们经常提及的“松散的连接、异质的个体”在本项研究中得到了复现，并且相较于锐舞、社交媒体群体等研究，这一追求与众不同可爱装扮的少女群体，似乎更能体现消费社会对符号的任意挪用和无意义狂欢的特征——她们不仅横跨多个亚文化群体，还将其他亚文化的整体风格进行挪用，在从不同亚文化群体剥离风格原初意义、还原风格物质性的同时，将之作为表征自身与众不同和可爱审美的工具。她们是斯威特曼意义上的游客，狂欢型的亚文化参与者，是后现代理论“中意”的研究对象。

然而，为先前学者所忽视的一个现象是，各种亚文化实际是以一种耦合的方式相互作用，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体现出较多后现代特征的同时，与之相关的洛丽塔文化、汉服文化、制服文化等，都以一种十分现代的方式保持着它们的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参与观察的少女群体更像是在以上亚文化边缘行走的人群，她们不深入参与这些有着相对稳定信念和一定程度忠诚的亚文化，在匆匆而过中或多或少地了解 and 吸收着各种亚文化的知识，却并不以之为意。当一种亚文化的边缘能够成为另一种亚文化的核心，这意味着仅仅以现代与后现代、旅客与游客、朝圣者与游民，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来划定不同类型的亚文化风格将十分无力。

从本研究来看，以谱系的方式来理解亚文化及其风格或许更加合适。每种亚文化都有着可供追溯的文化谱系，在亚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风格作为其表征和追求，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演化。于是，看似不同的亚文化风格——洛丽塔洋装、JK制服、汉服等——若追溯至其谱系源头，便可能有着近似的文化内核。谱系间的文化缝隙，也为新新亚文化的诞生提供了条件。通过与既有的单个或多个亚文化谱系发生关联，新新亚文化在文化缝隙中出生，并在试图开创自身谱系风格的同时，扩展着既有亚文化谱系的影响。

以谱系的方式来理解亚文化及其风格的另一个优点是，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也不再会以较为机械



的对立关系出现。主流文化可以视为文化谱系中发展较为成熟的一支,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与各种亚文化谱系发生关联。主流文化与亚文化间的交互作用不仅可能随时发生,更可能由于谱系的互通使两者间的界限不甚分明。而一旦采取这一视角来理解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便不难推测,一旦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发展成熟的亚文化随时都可能替代主流文化,所谓的主流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一定情境下才具有相对稳定的意义。

关于风格的经典表述认为,“风格不只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一种实现(being)和追求(becoming)方式”<sup>[11]</sup>。这种对亚文化风格的动态理解是十分重要的。但从已有的实地研究来看,风格的物化特征往往会掩盖其动态形成和发展过程,使研究者关于风格的讨论局限于物的表面,并满足于与之有着直接关联的理论模式建构。从本研究来看,要真正理解亚文化风格的形成,风格与风格之间横向的实现(being)和追求(becoming)方式,应该成为今后亚文化研究必须关注的重点。

## 2. 风格背后:伯明翰范式还是后亚文化

霍尔在《通过仪式抵抗》的再版序言中谈到,“最近出现的一种批评观点开始宣称自己是‘后亚文化的’。这是一个提出了诸多问题的自负断言。这本书中提出的亚文化观念已经过时了吗?它从一开始就被误解了吗?亚文化在根本形式上发生了改变吗?我们试图与亚文化相联系的那些社会领域与过去的情况相比较有很大的差别吗?亚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吗?……<sup>[12]</sup>”本研究所关注的少女文化群体,可以说是最具有后亚文化特征的群体,但正如霍尔所言,我们一旦回到亚文化与更大规模社会文化进程之间关联的讨论,伯明翰经典研究中诸如阶级、性别、媒介等因素就开始浮现。

在研究中我们看到,尽管确如多数后亚文化理论研究所显示,互联网在该少女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帮助少女们彼此连接、建构风格并强化身份认同——但媒介并未解决少女群体中的不平等现象。相反,我们看到“阶级”通过代际因素在少女群体中得到显现,并借由每一个具体的“母亲”决定着少女们选择的自由。

事实上,“阶级”之所以能够成为伯明翰范式的核心,是由于它与人类社会的长久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密切相关。而伯明翰范式的这一理论雄心,恰恰是过于关注风格异质性和个人选择的后亚文化理论所不具备

的。当然,对阶级因素的肯定并不代表对伯明翰范式的全然接受,在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过分关注结构的伯明翰经典范式很难对有着较强异质性和流动性的少女群体做出准确解释,而这则是后亚文化理论的长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此处并不强调一种理论的融合,因为从根本上看,伯明翰范式和后亚文化理论遵循着不同的理论起点。有着强烈战后英国社会特征的伯明翰范式,依从着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方法,并且关注社会整体胜过个人行动;而后亚文化理论则是在福柯权力观的影响下,以韦伯的个体行动为社会理论起点,大量采用民族志方法对微观的亚文化景观进行呈现。我们应该意识到,无论哪一种范式都有着自身的局限,并且每一种范式都是时代的产物。后亚文化理论与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今社会尽管匹配程度较高,但就像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所强调的那样,我们是否真正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社会仍然有待商榷。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暂时放弃对能够统合全部亚文化现象之理论的追求,尝试在综合性理论和具体亚文化经验之间,建构默顿意义上的中层理论以指导亚文化实践。中层理论尽管是抽象的,但不会脱离经验世界;而通过中层理论的聚合,更加复杂的亚文化理论也会逐步浮现。

从该角度看,讨论伯明翰范式与后亚文化理论谁更适合亚文化实践已经没有意义。无论是伯明翰范式的风格、抵抗、收编,还是后亚文化理论提出的亚文化资本、新部落、后亚文化等概念,都对建构复杂理论有着重要作用。本文提出的“亚文化谱系”的概念,也正是以上述研究为基础的一种中层理论尝试。它试图解决的则是为以往研究所忽视的亚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

## 五、结 论

本文对追求软妹形象的少女群体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少女们试图借由穿衣风格彰显与众不同的品味和生活态度。少女们的服饰包含洛丽塔洋服、汉服、JK制服等各种异质风格,在借用这些风格同时,却并不遵循风格原属亚文化群体对风格的解释,而是力图借之来表达自我能动的选择。但这些异质风格在少女们的互动中仍能找到共同之处,即都强调可爱元素,这也是该少女群体进行自我辨识的重要标志。互联网在该少女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在帮助少女们建立相互间具体联系的同时,为少女们建构群体风格和身份认同提供了平台。

但少女们看似自主选择风格,却在根源上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消费主义的盛行将社会不平等带入了少女们的风格领域,通过阶级和代际因素,少女们的选择被限制在一定经济和文化范围内。这些因素也使得少女群体内部出现矛盾和分化,并体现在少女们关于消费对象是否应该有统一衡量标准的长久争论上。

该少女群体在风格表征方面体现出较多后现代特征的同时,与其相关的洛丽塔文化、汉服文化、制服文化等,都以一种十分现代的方式保持着它们的风格。该少女群体更是在以上亚文化边缘行走的人群,她

们不深入参与有着相对稳定信念和一定程度忠诚的亚文化,却借用其风格表达自我并形成新的亚文化。

研究认为,传统意义上具有排他性的亚文化风格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确实发生了诸多变化,但伯明翰范式和后亚文化理论在风格的解释上各有其长处。相较于关注风格异质性和个人选择的后亚文化理论,伯明翰范式更能够解释亚文化与更大规模社会文化进程之间的关联,而这一理论视角是亚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

吴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守建

### 参考文献:

- [1] Muggleton, D. Inside Subculture: The Postmodern Meaning of Style [M]. Oxford: Berg, 2000.5.
- [2] [英]大卫·钱尼.碎片化的文化和亚文化.[英]班尼特,哈里斯.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44-57.
- [3] Brady Robards, Andy Bennett, MyTribe: Post-subcultural Manifestations of Belonging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J]. Sociology, 2011 (2): 303-317.
- [4] Sweetman P, "Anchoring the (Postmodern) Self? Body Modification, Fashion and Identity" [J]. Body & Society, 1999 (2-3): 51-76.
- [5] [英]保罗·斯威特曼.游客还是旅客?“亚文化”、自反性身份和新部族社交.[英]班尼特,哈里斯.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06-110.
- [6] Polhemus, T. "In the Supermarket of Style", In: Redhead S, Wynne D, O' Connor J (eds) The Clubcultures Reader: Readings in popular cultural studies [M]. Malden, MA: Blackwell, 1997.150.
- [7] Muggleton D. Inside Subculture: The Postmodern Meaning of Style [M]. Oxford: Berg, 2000.103.
- [8]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48.
- [9] Maffesoli. The Time of the Tribes: 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 [M]. London: Sage, 1996.98.
- [10] Jing Wang. Youth culture, music, and cell phone branding in China [J].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05 (2): 185-201.
- [11] 陶东风,胡疆锋.亚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
- [12] [英]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再谈《通过仪式抵抗》,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35.

(上接第101页)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Z].2006.
- [2]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的通知[EB/OL].http://education.news.cn/2013-02/26/c\_124390591.htm, 2013-02-26.
- [3] 郭梓林.图解合作[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7.
- [4] 朱智贤.心理学大词典[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265.
- [5] 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389.
- [6] 转引自黄河清.家校合作导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5.
- [7] Friend, M.&Cook, L. Interactions: Collaboration Skills for School Professionals.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1992: 5.
- [8] 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9.
- [9] 侯怀银.中国社会教育的若干问题[J].教育研究,2008(12).
- [10] 洪明.论家校合育的基本模式[J].中国青年研究,2015(9).
- [11] 马克·贝磊.全球扩张的“影子教育”[J].内蒙古教育(综合版),2013(4).